

程

程

禮書一百四十卷

鞞

鞞

軸

輪

鞞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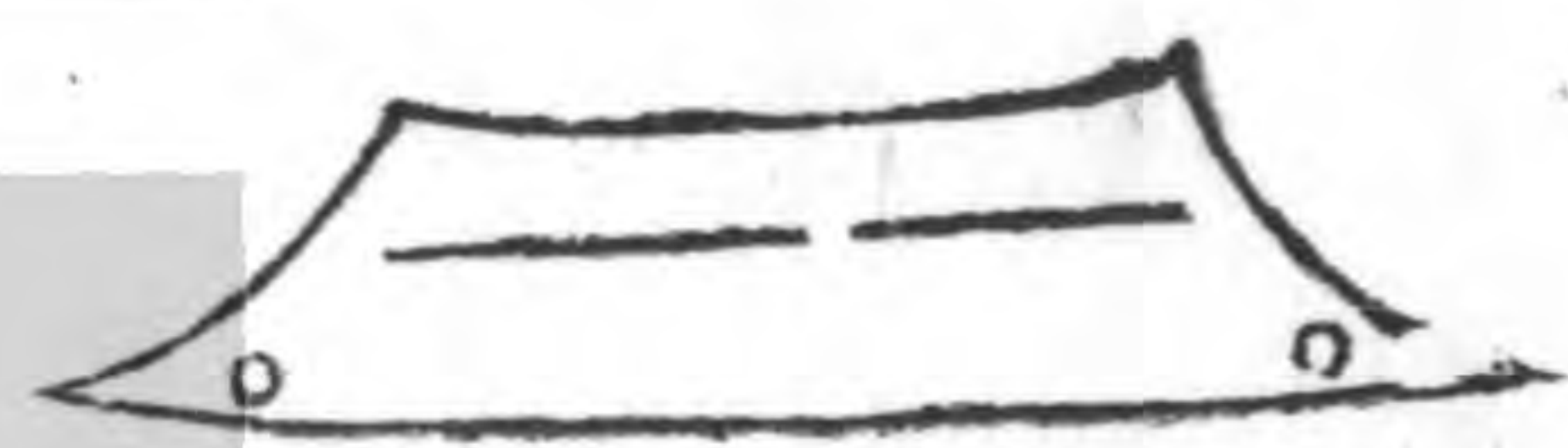
弓



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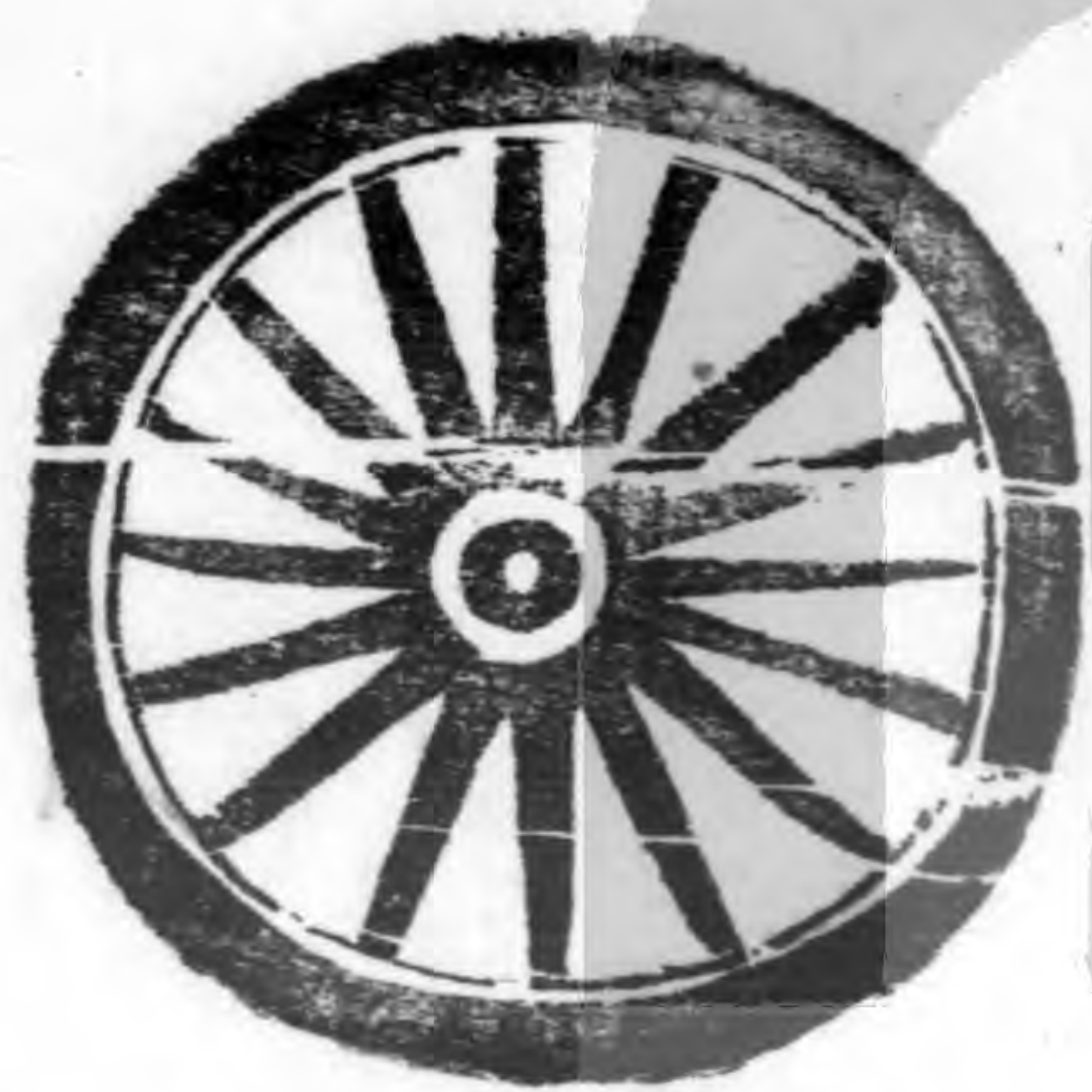
輶或作幹音說文曰轂端省也轄或作牽說文曰車
鍵蓋轄以冒轂轄以制軸二者皆金為之考工記曰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鄭氏謂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
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



大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
以為利也無節則嫩堅刃則久滑緻則利其圍一尺
三十五分則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是也

其長八尺有奇觀轍廣八尺則軸之長可知矣易曰
輶形說文曰輶軸縛也

輪



軻一名扼枝
車者也



輪人為輪斬三林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
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故察車自輪始
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
以為戚速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

六尺有三寸行澤者欲行行山者欲伴行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伴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窺於鑿凡操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作也蓋輪之制視馬以為之高下視地以為之厚薄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國之軌深四尺有七寸故二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馬之軌深四尺故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必削其踐也故行之後塗不附行山者必等其上下故伴之然後鑿不窺不特此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反輶行山者反輶其行也有輔傳所謂輔車

相依是也

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孔穎達曰輔是車之可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也

其止也有軌

說文所謂枉是也轂以火則陰陽齊身以火則內外旁善輻輪以水則平沉均藪以黍則廣深同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則車所任者在輪而已觀輪扁之斲輪徐而弗甘疾而弗苦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扁不能以語其子其子不能得之於扁則輪之難其工可知矣萬之以眡其匡鄭氏謂等為萬蔓以運輪上輪中萬蔓則不匡刺賈公彥謂今車近萬蔓於輪之旁置之輪上輪轉一匝不高不下則知其不匡然記言眡其匡非眡其不匡也與人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則輪之可規可萬可水可縣亦若是爾萬故書作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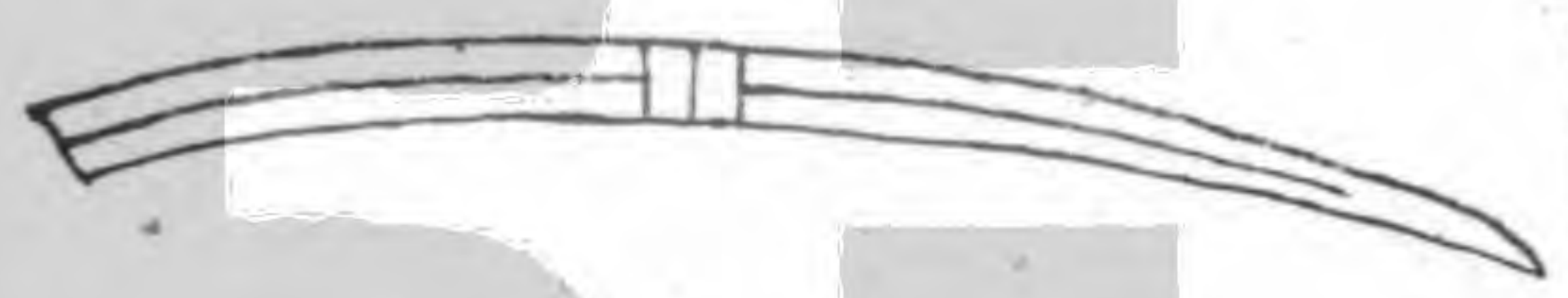
蓋有部達常
程弓衣然



蓋柄之材三而部厚一寸達常長二尺程楹長八尺
達常上貫部而下入程楹一丈矣人長八尺而弓有
宇曲之咸亦八尺此所以立乘而不蔽目也程圍倍
達常部圍三程徑六寸而鑿深二寸有半則對深五
寸而不傷達常矣部厚一寸鑿廣四枚一分為鑿上二
枚鑿下四枚則鑿下用力為多而可以固弓矣鑿上

二枚鑿下四枚其外也上下俱四枚其內也故下直二
枚其內題則漸削矣故鑿端一枚如此則鑿之外廣
內狹下正上低而弓勢可得而仰也弓馬六尺二尺
近部短而平四尺趨字長而撓此所謂三分弓長而
揉其一也近部者謂之股其圍一寸六分趨字者謂
之爪其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此所謂三分其服圍
去一以為爪圍也蓋弓二十有八所以象星也部杠
所以象斗也斗為天之杠有衣以冒之有絃以維之弗冒絃
橫馳壠晦而不隊乃國工也巾車及葬執蓋從車持
旌道右王下以蓋從春秋傳言若教射楚子汰輶而
貫笠轂宣四年杜預曰兵車無蓋尊者則一人執笠依轂
而立然則兵車固與乘車異矣鄭氏謂乘車無蓋禮
所謂潦車其蓋車歟然既夕禮乘車載旌道車載朝

服橐車載簔笠則賤者禦雨之具而已孰謂乘車道
車無蓋也橐非良車也潦備水潦者也既夕禮橐車
或作潦車則自車言之曰橐自其用言之曰潦其實
一也橐車散車而已非可以當木路也賈公彥曰橐
車於天子當木路誤矣昔齊侯賜敝無存犀軋直蓋
宣帝賜黃霸車蓋特高二尺後漢列侯伏熊軾皂蓋
則春秋之時固有曲蓋漢之時不特皂蓋而已



弓謂之輶輻亦謂之輶輶廣謂之輶轂末亦謂之輶
轂下謂之輶騎下亦謂之輶此異物而同名也輿可
謂之車亦可謂之軫達常可謂之部軫前橫木可謂
之輅欒此因物而通名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一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輶

輿

輶

輶

輶

任正

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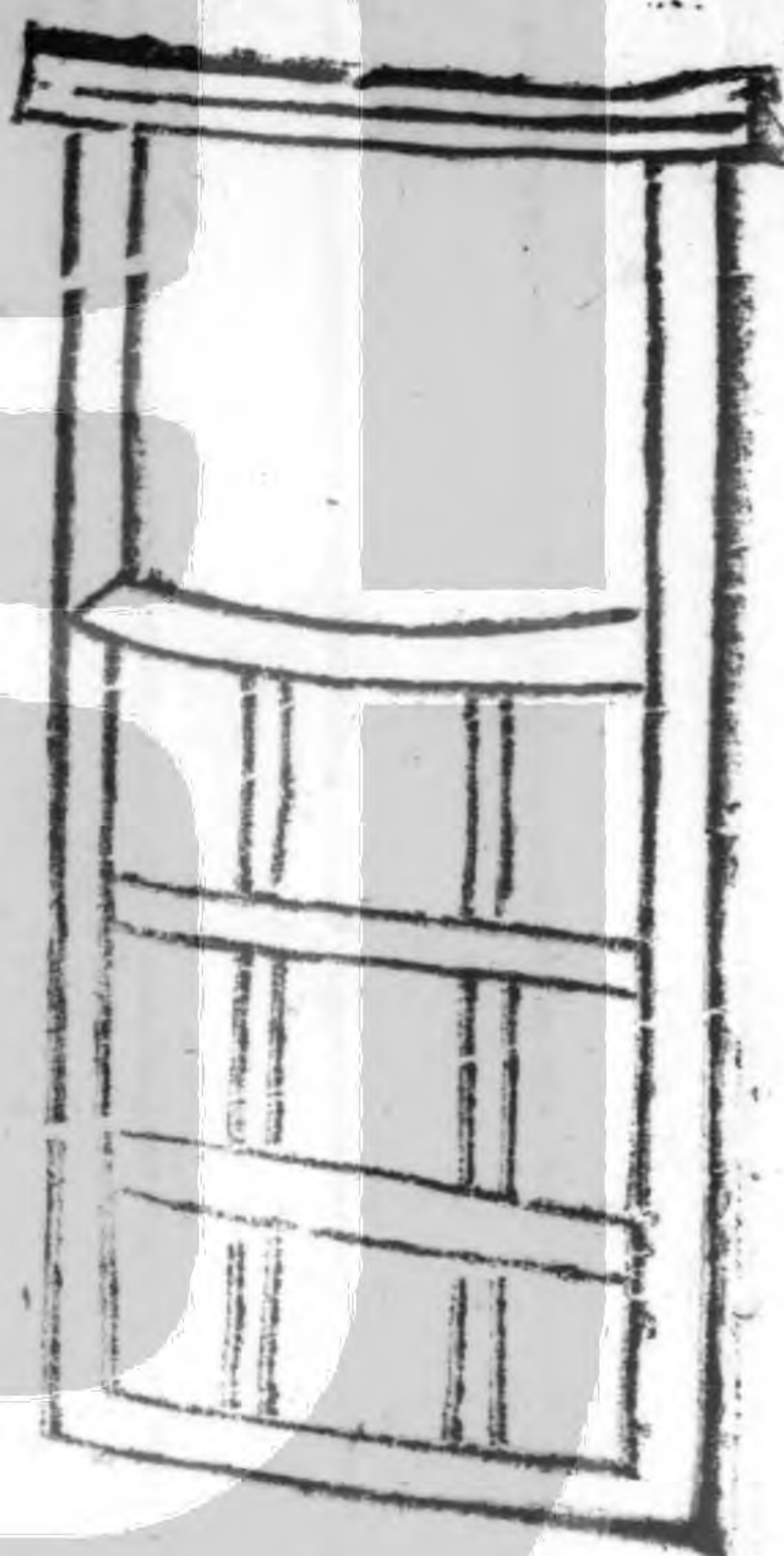
易曰壯于大輿之輶又曰輿說輶左氏曰車說其輶
說文曰輶軸縛也或者以為伏兔然兔謂之輶非輶
也易於輿說輶言中無尤左傳於車說輶言不利行
師然說輶不能行也說輶不行而已非不能行也左
氏斷章取義猶禮記以不耕獲不菑畲為凶荀卿以

括囊無咎無言為商儒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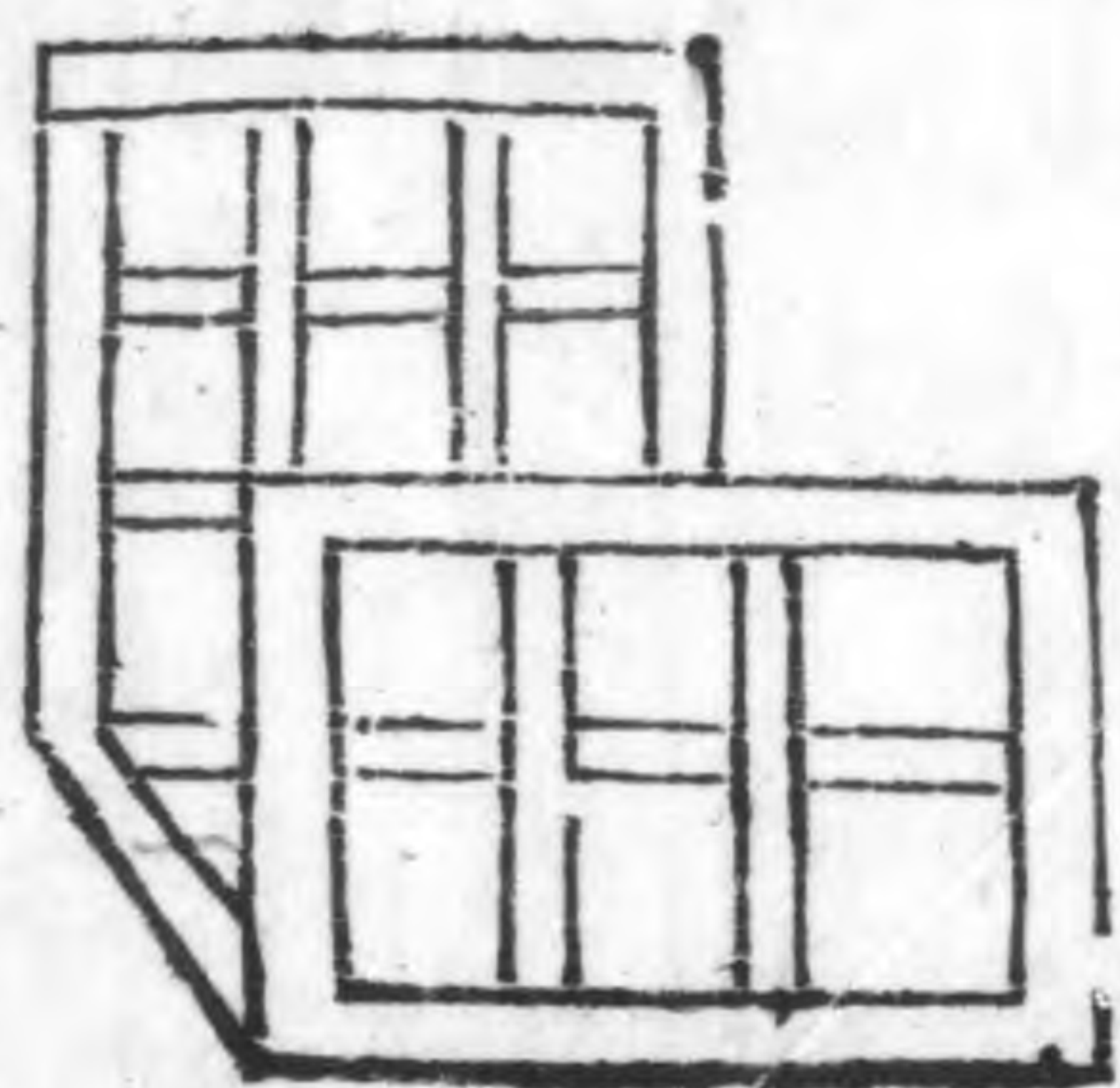


較 軾 轡 軛 軛



說文曰輅車軛前橫木軛橫軛也軛音車籍交錯也
軛車軛橫木也軛或作軛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軛
或曰軛車欄也或曰軛軛頭軛也然僕之展軛非特
軛耳鄭司農鄭康成皆以帶為覆苓則二鄭亦以苓
為欄也

軛 軛 軛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以摧輿為始輿
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
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較圍尺一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較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較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其數廣狹大小崇庫皆起於輿廣此輿人所以以輿名車而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較在兩相式在前較在後較則較上出式者也說文車輻輳則衡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為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有重之者所謂猗重較者是也孔穎達曰重較侯伯之車賈公彥曰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札無明文故二說不同也較後世亦謂之平鬲較後世亦謂之輶說文輶車兩較也兵車之行五兵皆建於較蓋以鐵圍範邪置於較之上下乃植而建之則出先刃入

後刃此所謂既建而地也邪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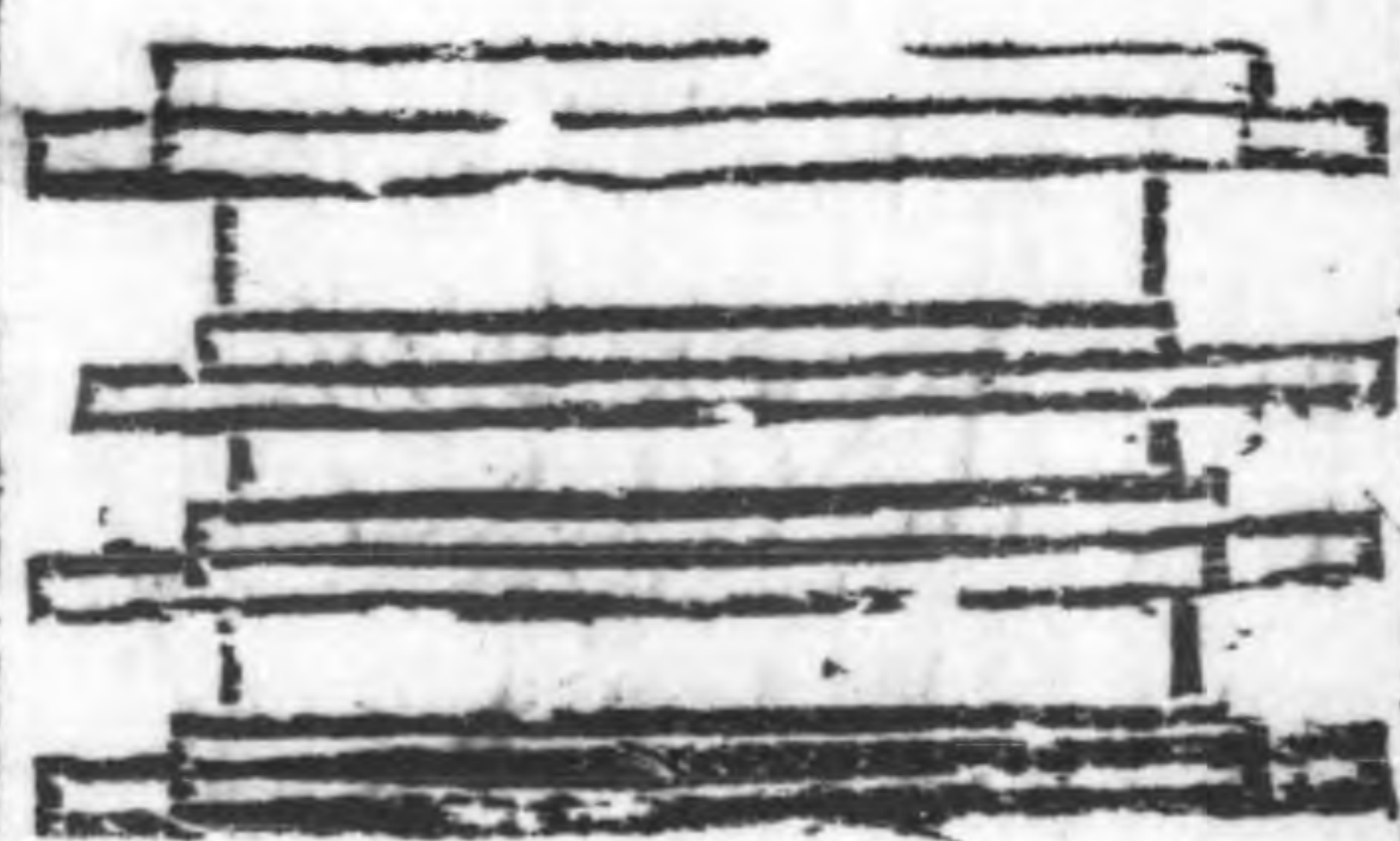
軌



大馭較祭軌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古書作軛則軛范一也鄭康成曰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較式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軌式前也蓋三面之材較式之所植而其面出於式前矣杜

子春亦曰軛謂車軛前

在正



一 軛人任正者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
一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任正者與下三面材也
一 衡任者兩軛間之材也軛長丈四尺十分其軛之長
一 以其一為任正之圍則任正之圍八尺四寸五分寸
一 之二矣五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則衡任
一 之圍一尺五分寸之一矣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二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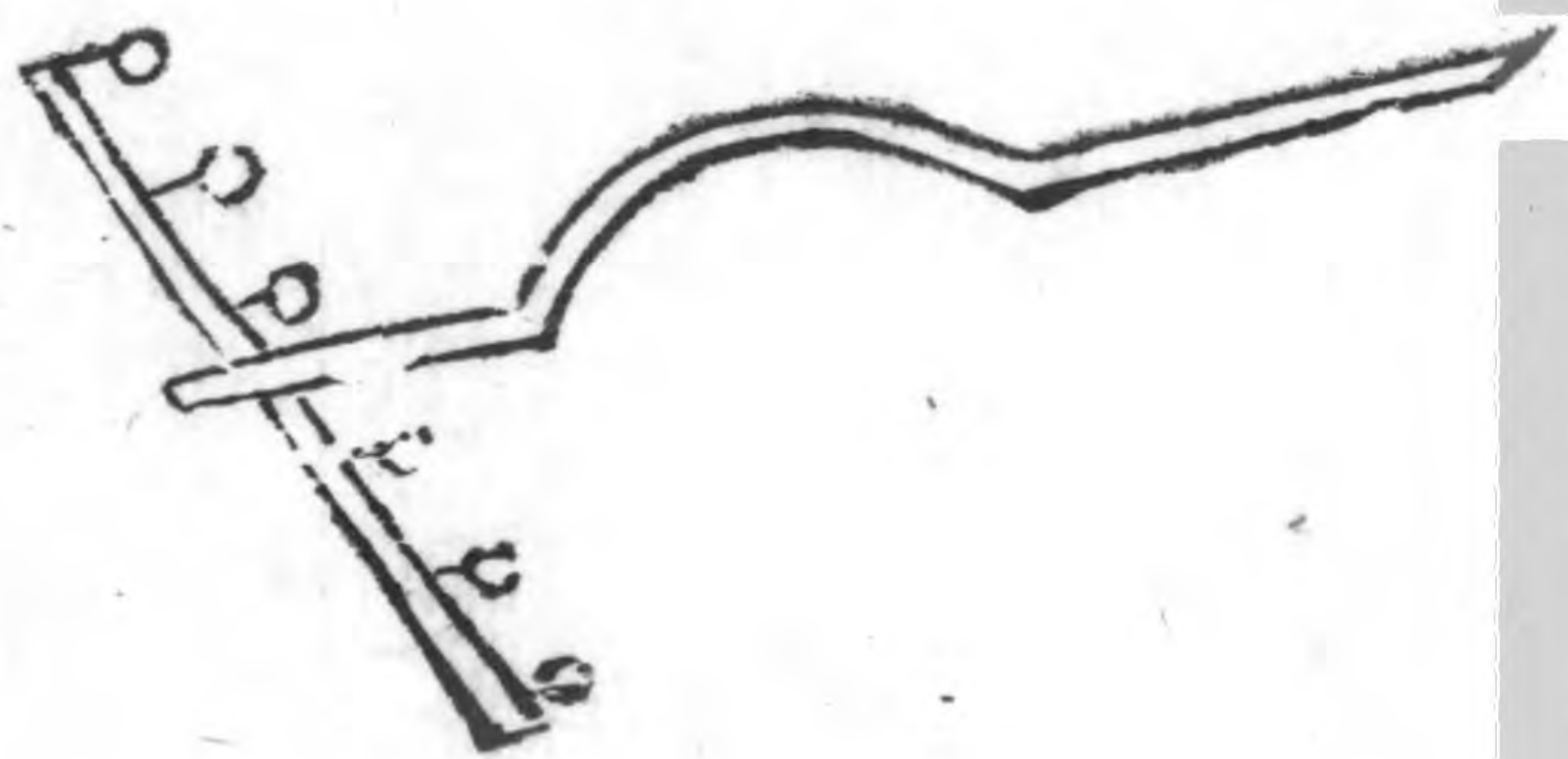
軛

衡

前疾

陰板

軛



軛車軛也詩曰梁軛則梁衡也軛持衡者也軛從軌

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向之軻縱而衡橫縱者若
 軻橫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軻也軻人國馬之軻深
 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軻深四尺駑馬之軻深三尺有
 三寸鄭氏謂國馬種戎齊道也高八尺田馬七尺駑
 馬六尺兵車乘車軻崇三尺有三寸加軻與轂七寸
 田車軻崇三尺一寸半駑馬之車軻崇三尺加軻與
 轂四寸軻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軻與軻
 轂之殺也率寸半則兵車乘車軻轂四尺加以四尺
 七寸之軻為八尺七寸矣田車軻轂三尺七寸加以
 四尺之軻為七尺七寸矣駑車之車軻轂三尺四寸
 加以三尺三寸之軻為六尺七寸矣三等之馬各下其軻
 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軻之身丈四尺四寸軻前
軻後四尺四寸也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軻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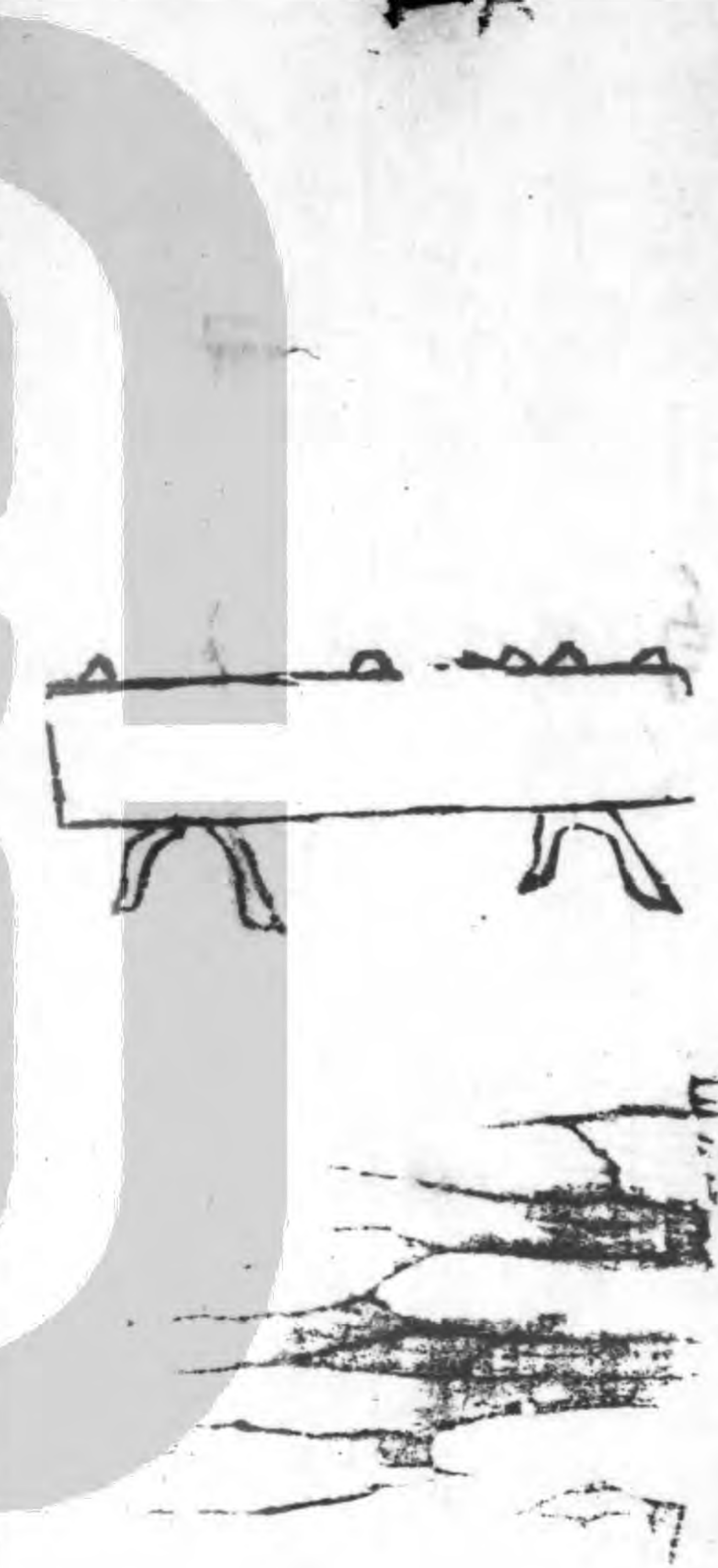
踵以當兔當免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圍大於承軻
 故十分其軻之長以其一為當免之圍則圍尺四寸
 有奇矣三分其免圍去一以為頸圍則圍九寸有奇
 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圍七寸有奇矣
 凡此大其免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
 當軻然後固也記曰良軻環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
 軌中有灑謂之國軻蓋軻有膠筋之被而其漆不止
 於軌然後用力均亦足以為觀美也觀秦小戎之軻
 五束之以革而其束歷錄然後古之軻飾可知

陰板



詩曰陰鞞塗續毛氏曰陰揜軌也劉熙釋名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莖也鞞以皮為之繫於陰板所以引車也左傳稱郵無郵曰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哀二鞞止於兩則駮馬引之而已塗續鄭氏曰白金飾續鞞之環是也

衡任



輪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軸人為軸五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衡任兩軸之間則衡長

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詩曰兩服上襄兩駮鴈行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駮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焉春秋傳曰如駮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轅耑持衡曰軌軌下曲曰鞞軌鞞曰鞞乎左傳稱庚公差遣衛獻公射兩鞞而還讓鞞則軌在轅耑衡在軌上軌鞞鞞在衡下而軌與鞞鞞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軌上有環以貫轡尔雅曰載轡謂之轡是也說文轡亦作鞞

前疾

行人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衡前疾之位在軹之前衡之後鄭氏謂轅前下胡垂柱地者是也觀軹人國馬之軹深四尺有七寸則軹前曲中乃前疾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三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軌轍

軒

茵簣

乘石

綬

軌轍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轄亦曰軌少儀曰祭猶之兩轄曰軹兩軹下木亦曰軹也考工記曰應門容二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軹車迹也則轍亦曰軹音

軒

左傳曰齊侯歛諸大夫之軒定九又曰齊侯得敝無存與之犀軒定九又曰衛公鶴有乘軒又曰乘軒者三百人又許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乘軒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則軒大夫以上之車也許慎曰軒曲軸藩車也蓋軸有三制獨國馬之軸為深軸深則軒故謂之軒軒必有藩故魚軒犀軒皆皮為之藩也詩曰如輕如軒考工記曰既節軒摯之任漢書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則車又以前高為軒後至地為輕

茵簣

小戎詩曰文茵暢轂毛氏曰文茵虎皮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然則戎車有文茵則乘車有茵可知

若大路則越席而已大車則簣而已禮記曰蒲越之尚左傳荀卿曰大路越席說文曰輶大車簣也

乘石

隸僕王行則洗乘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則乘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鄭氏謂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則乘石固設於兩皆矣禮記曰下娣位賈公彥以為凡王出則過娣位而登車入則見娣位而降車若迎賓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者下娣位為諸侯禮樂師

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謂天子禮然漢去古不遠丞相
進見御座為起采輿為下則天子見卿而後下非過
其位則然也果過其位則然豈優至尊之道哉考之
於禮尸與始嫁者乘以几其餘所乘無所經見

綬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
然則否僕已駕舊衣由右上取貳綬乘路馬必朝服
不敢授綬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執君
之乘車僕者負良綬申之面批諸臂以散綬升說文

曰轂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
旂綬章此綬之之飾也少儀君綬曰良綬曲禮少儀
僕右綬曰貳綬散綬此綬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
綬其既登也正立執綬及致敬然後俯而式焉正立
執綬所以備隊耳昔范鞅逆魏舒請參乘而持帶亦
備隊之意也夫禮有六藝取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
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
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
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為之
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
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
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
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

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惟裳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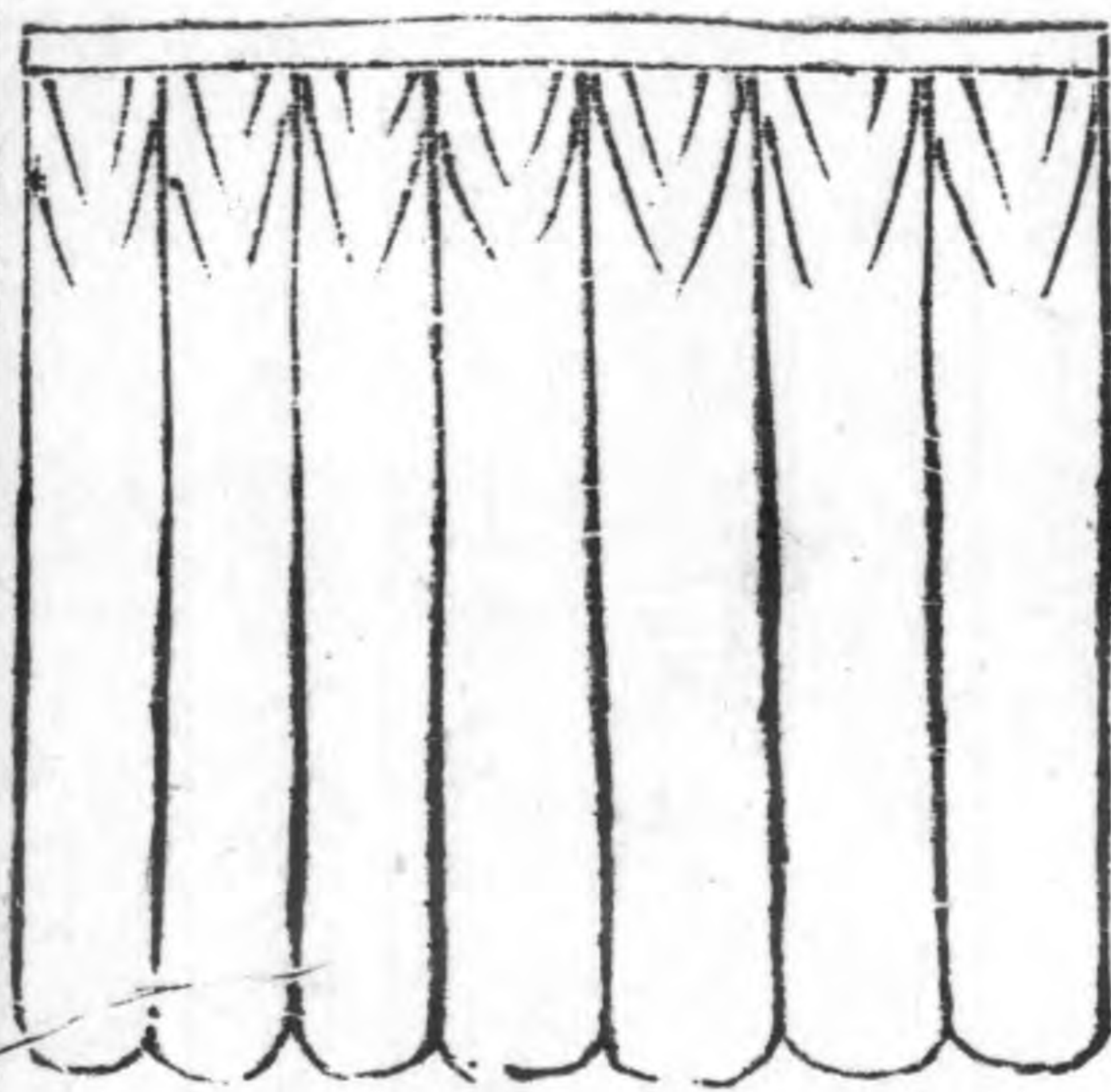
標

局

車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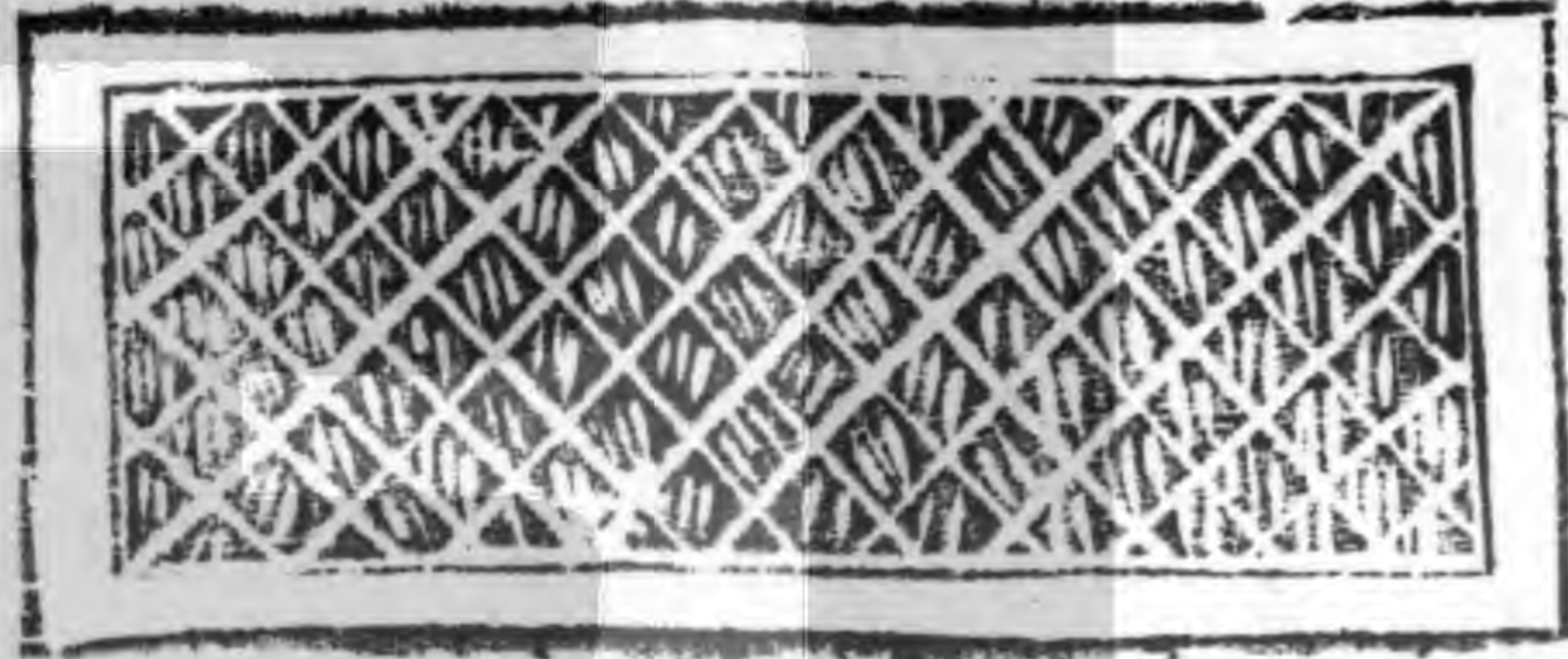
輶

惟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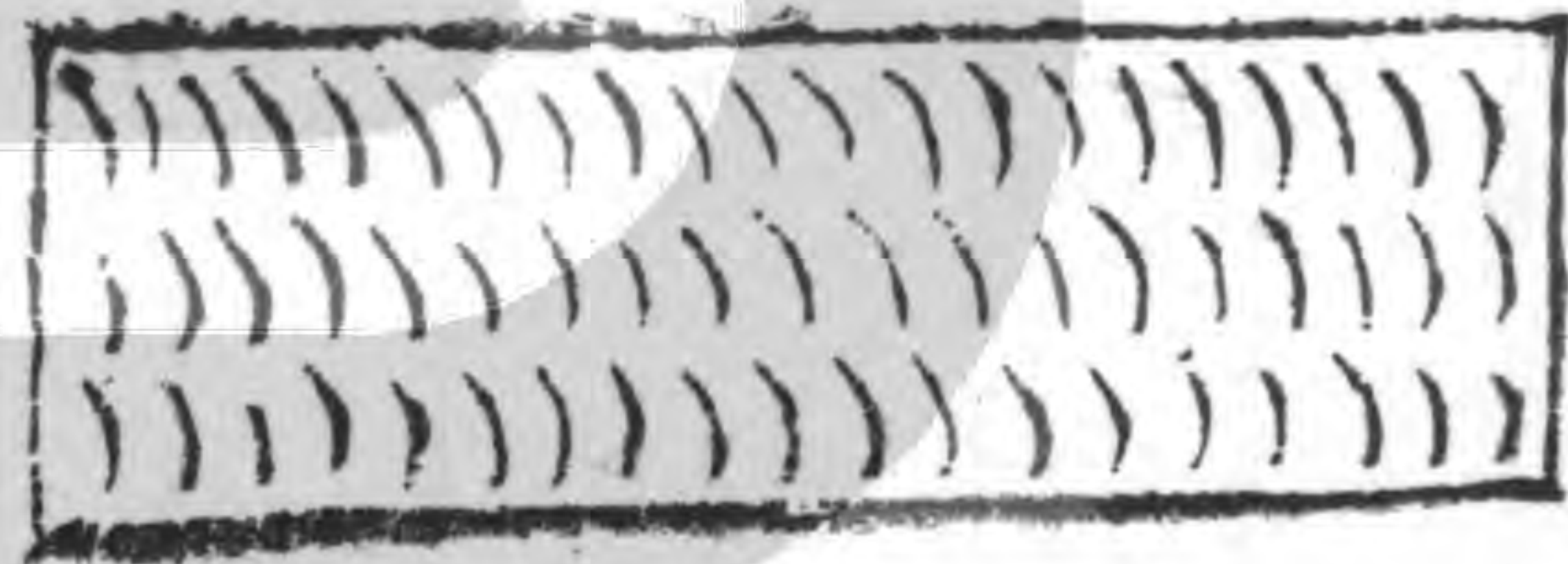


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
鄭司農曰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
方蓋旁垂而下謂之檐故士昏禮婦車有祔雜記曰
輶有祔鄭康成謂祔鬘甲邊緣也然容祔幃皆帷裳
之異名也古者婦人車飾以此後世男子之車有之
非禮也故郭賀寒帷君子取焉

第



標



第車蔽也詩曰簟第朱鞞簟第魚服翟第以朝翟維
也簟方文蓆也衛夫人之車以翟第齊襄公方叔之
車以簟第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爾雅曰輿革前
謂之鞞恩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鞞以革
鞞軾者也第以革鞞後戶者也禦則以簟衣軾所以
禦前蔽則以簟衣後戶所以蔽後鞞與第皆革爲之
詩所謂朱鞞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詩所謂簟第是
也王之喪車始喪木車蒲蔽卒哭素車禁蔽既練藻
車藻蔽大祥駢車翟蔽禫漆車藩蔽鄭氏謂蔽車旁
禦風塵者藩蔽漆蓆爲之然則禫車之蔽猶且漆之
則吉車之蔽其飾又可知矣車之前後兩旁莫不有
蔽爾雅言其前後鄭氏言其兩旁各舉其略故也漢
詔二千石朱兩轡六百石朱左轡則轡者蔽也

肩



邲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肩西京賦
曰旗不脫肩杜預曰肩兵闌也孔穎達曰肩橫木也
蓋橫木車前以約所載之兵器則肩可脫之材矣觀
戶肩謂之肩鼎肩亦謂之肩則車肩亦然

輔



詩曰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左傳曰輔車相依孔穎達
曰輔者可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助車也

禹乘四載

禹之四載曰舟車

輜標輜以行泥亦

曰毳曰范標以行

山亦曰橋曰踰葦

今參酌禮經有輜

制於此

輜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泥

乘輜輜山乘標追力河渠書曰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去喬溝

洹志曰泥行乘毳山行則橋尸子曰山行乘標泥行乘

輜徐廣曰橋一作輦輦直輶車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攬

行泥上應劭曰楫或作標人所引也如淳曰楫以鐵如

錐施之履下以行山然周禮大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

輦說文曰輦大車駕馬則非山乘者也書曰予乘四載

則所乘非所履者也考之於禮士載柩以輶軸大夫以

上載車以輜先儒謂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

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輜又曰輜之形狀庫

下而寬廣然則泥行乘輜蓋亦如長牀然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五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乘車之位

將車之位

卒車之位

虎臂

羔臂

乘

右車右

中馭

車

左君位

將

右戎右

中將

車

左馭

卒

右持矛

中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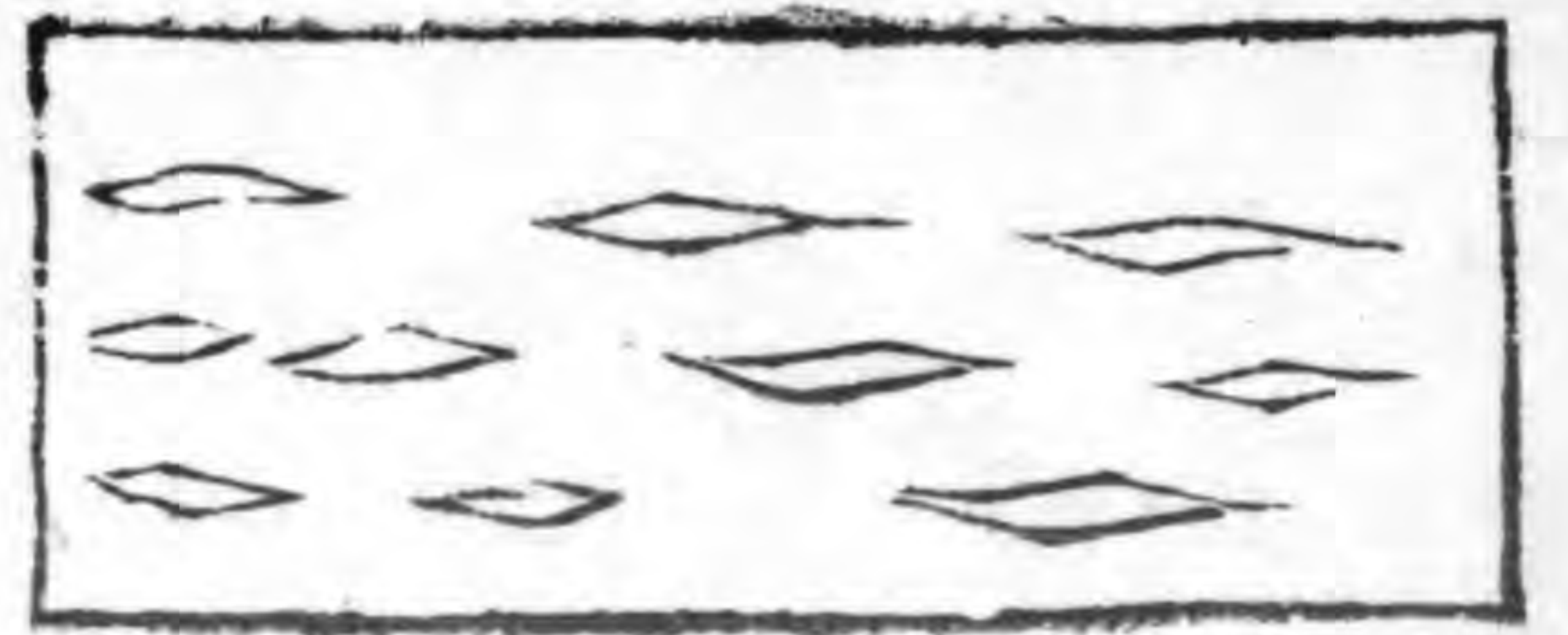
車

左持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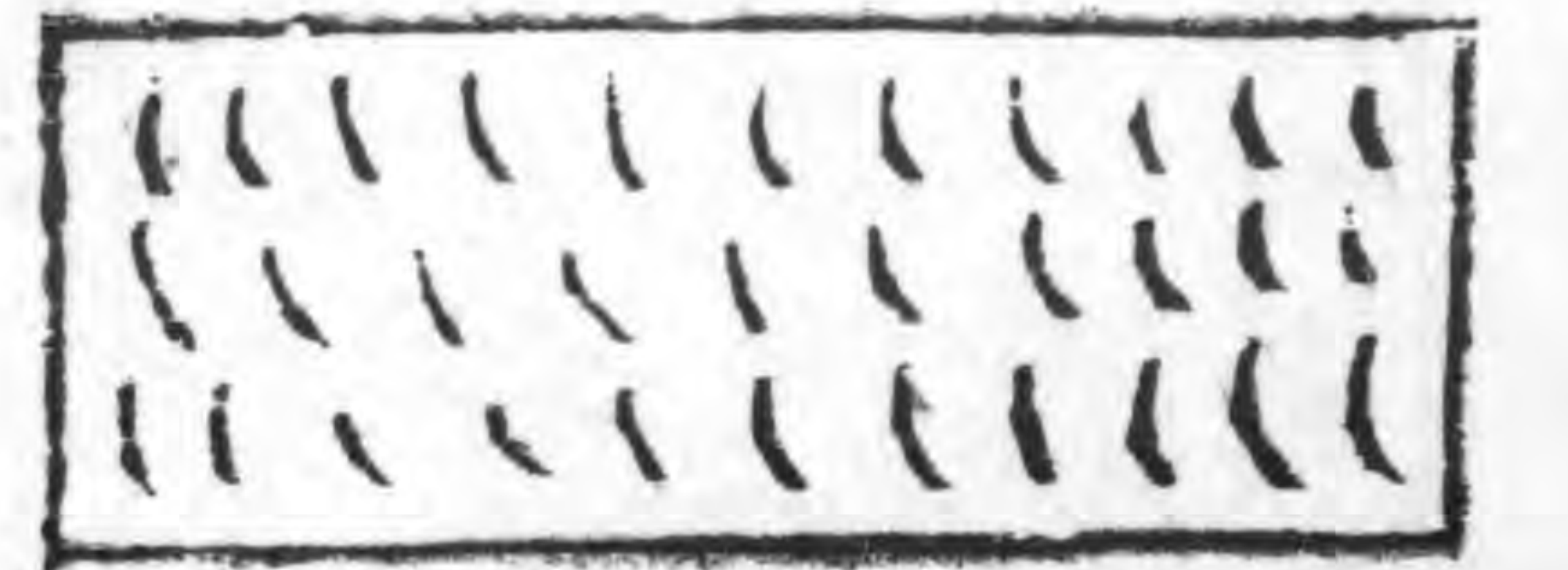
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
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
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
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
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
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
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
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
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爲右郤克傷矢流
血及履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
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般左輪
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于左右不
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
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不言左右
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宣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
射以鼓是左人持弓也宣二年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
使鍼持矛焉成十年衛太子爲簡子右禱曰崩曠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年蓋御無定位右
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
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
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軍旅田
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駟乘
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生
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虎 幣



羔 幣



韓奕詩曰

郭弘

淺犧

毛氏曰淺虎皮淺毛也犧覆式也

王藻曰君羔幣虎植

鄭氏曰幣覆於也植也此君齊車之飾

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

車鹿幣豹植少儀曰御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幣曲禮曰

大夫士去國素箴周禮巾車主之喪車五乘木車大禩

疏飾素車大禩素飾纁車鹿淺禩革飾駟車然禩駟飾

漆車駟禩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荀卿曰絲

未弥龍所以養威也春秋傳曰齊侯魯侯會于野井以幣為幣許慎曰幣騷巾也

幣者纂也王之吉幣於經無見而喪之木車素車大

禩藻車鹿淺幣駟車然禩漆車駟禩諸侯觀王之車

虎淺幣而齊車羔幣虎植大夫齊車朝車鹿幣豹植

士齊車亦鹿幣豹植而喪車白狗幣大夫士去國素

幣然王之五幣皆有飾則諸侯之虎植大夫士之豹

植蓋其飾也幣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

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

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

小矣齊於朝其為禮異矣故諸侯觀王虎淺幣齊則

羔幣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幣豹飾則朝車之幣與

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幣豹飾者屈於

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為貴
故禩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
故禩用鹿淺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馬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馬

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縣
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及其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歲
時稽其六畜田野甸祝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云
禩禩也為

馬禱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

死疾 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

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

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齊右王乘則持

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下前馬馭

夫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

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

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

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二良馬之數麗

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馭夫

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馬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

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筭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

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六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九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駑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

數與麗馬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

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煖三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若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

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

一牲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

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

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度人掌十有二閑

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

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負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

為駉六尺以上為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葶豐廐始牧夏房
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茨牆則翦鬮圉人掌養馬芻牧
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小行人圭以馬玉人大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
前馬曲禮曰効馬効羊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
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蓋路馬有
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檀弓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月令駕蒼
龍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為皆乘之名犧牲駒犢舉
書其數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駟季秋班馬政
命僕及七駒咸駕冬駕鐵驪玉藻年不順成大夫不得

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驪商人白馬黑首周人
黃馬蕃驪少儀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
廟門馬則執勒皆右之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震其於馬也為
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六尺以上曰馬言秣其
駒五尺以上曰駒干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四之者見之駉也素絲組之良
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四馬六之碩人四牡有驕朱幘鑣
鑣翟芾以朝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乘
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乘乘鵠驪白雜毛曰鵠兩服齊首兩
驂如手駟馘孔阜六轡在手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習其四種之馬
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黃馬黑馬我乘
赤身白驂伐馬孔羣伐馬也株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

駟青驪駒青驪駢青驪繁驪駟驪白雜毛馬

黃白雜毛駟陰白雜毛駟蒼白雜毛駟彤白雜毛

駟白馬黑驪駟白馬黑脣駟黑喙駟一目白駟二目白
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天 子 十 二 閑

左 校 右 校

廐廐廐廐廐廐 廐廐廐廐廐廐

馬 六 十 廐 一 百 二
繫 繫 繫 繫 繫 繫

馬 六 繫 十 三

卓 卓 卓

馬 卓 斗

乘 乘 乘

馬 乘 四

馬 馬 馬 馬

邦 國 六 閑

廐廐廐廐廐廐 廐廐廐廐廐廐

齊馬 道馬 田馬 駟馬
駟馬 駟馬

家 四 閑

廐廐廐廐 廐廐廐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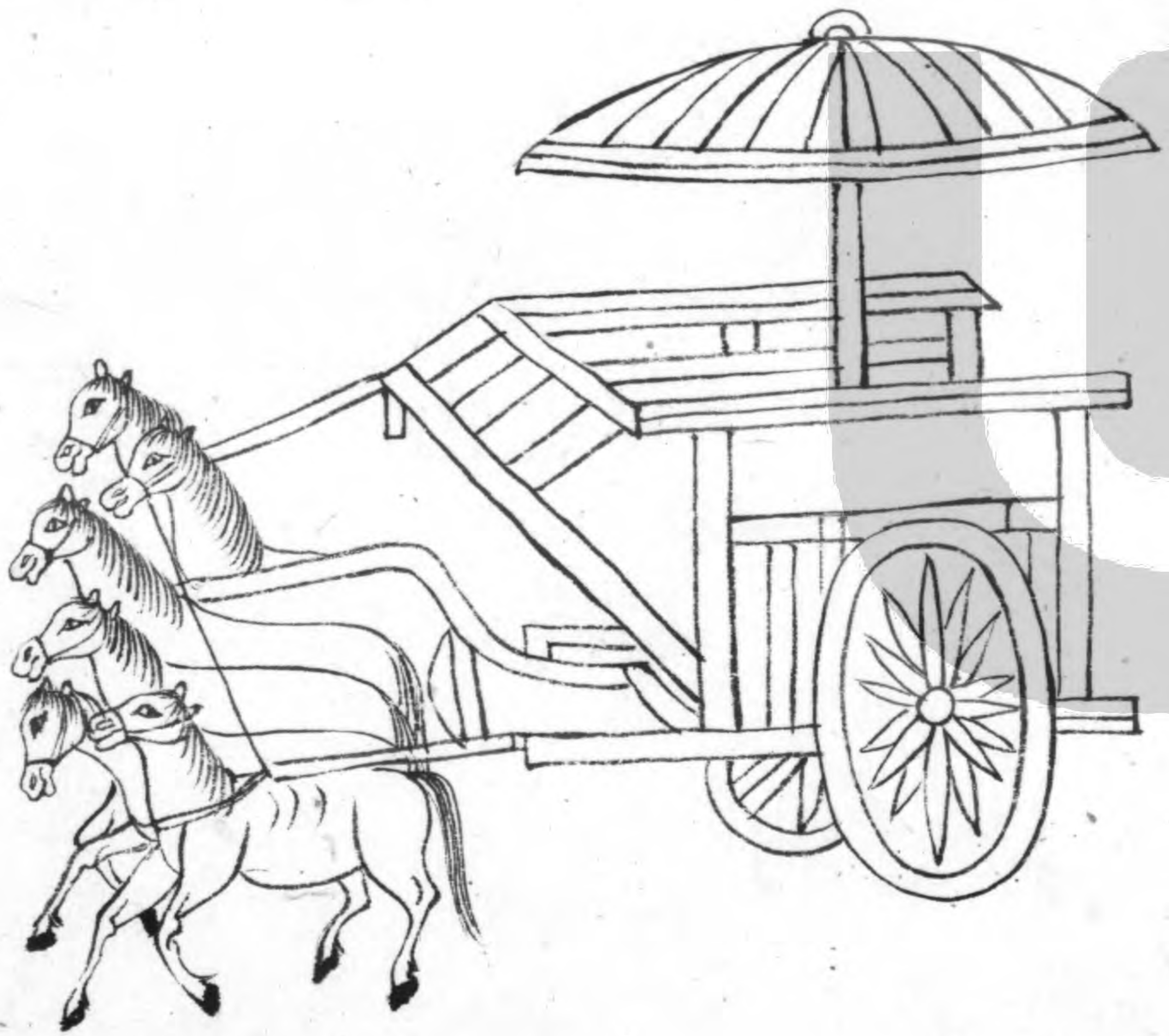
田馬 駟馬 駟馬 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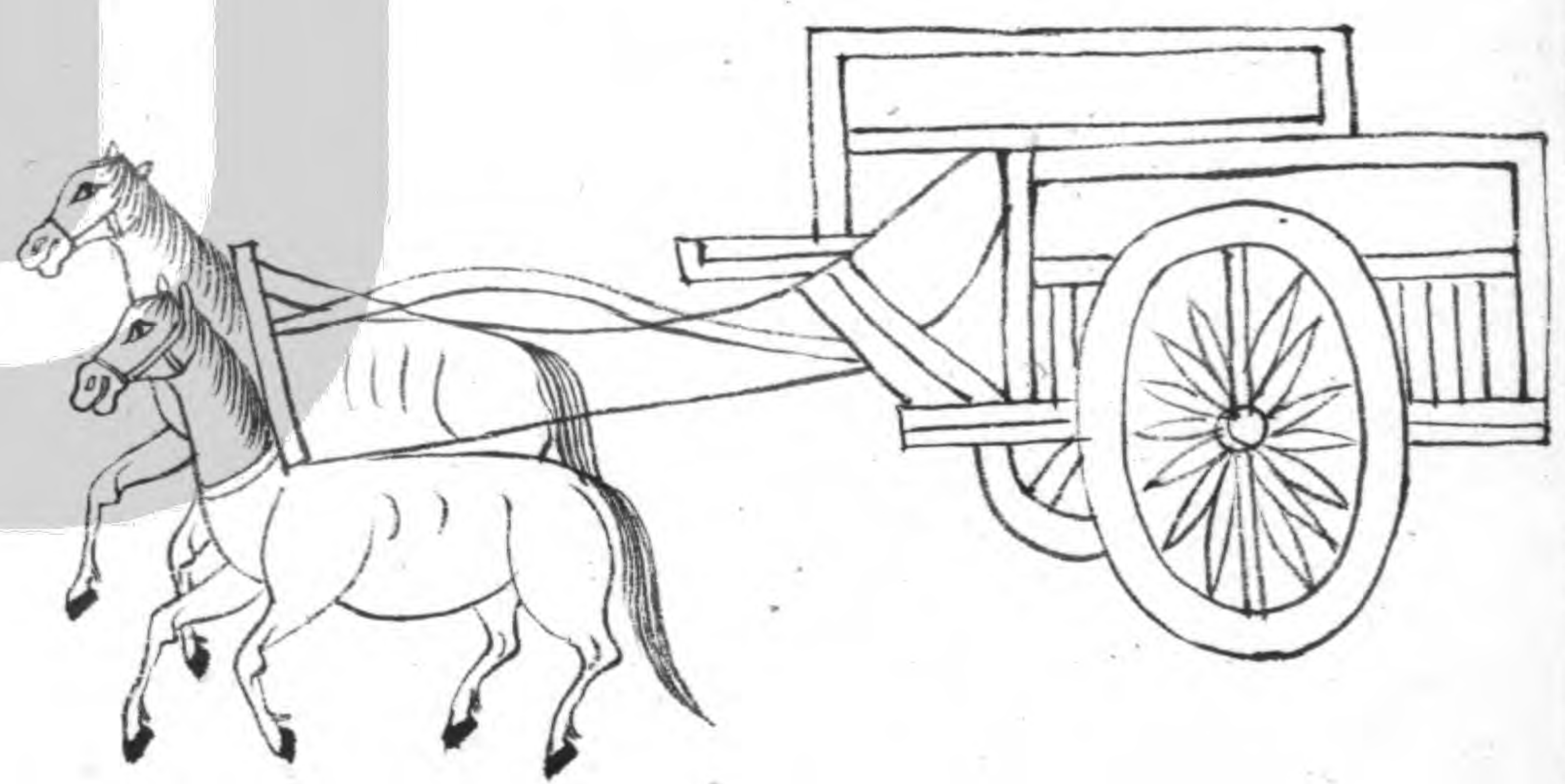
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阜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

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騶屬焉諸侯六閑城大彼衛文公之騶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

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
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
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
異也

四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說文駢二馬駢三馬駟四馬駟古者軍容則

有騎井記曰前有車騎春秋傳曰齊魯遇于野國容則

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

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哀左陳成子

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襄二十七年魯君以乘車二

馬遺孔子諺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

春秋傳以兩牡為衷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

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乘甸兩詩四牡

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駢駢駕彼四駱采芑言方叔之

事曰乘其四騏四騏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

言宣王之事曰四牡麗麗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

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詩言諸侯

獻馬於王皆布乘黃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

若朽索之御六馬荀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

曰二十四蹄無遺迹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史記秦

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儒曰今帝者駕六此秦漢制耳石慶為御景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商周損之以四而

後世又復之以六觀商頌言八鸞鏘鏘則商亦駕四

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

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

駢謂之駢周又益以駢謂之駟蓋傳聞之誤也昔晏

子駕左驂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驂以弔館人陽處

父釋左驂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驂以賜賈復言左則

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

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

耶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

乘駒毛氏以為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

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

駒觀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

駮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駮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

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庠則馬

庠是乘兵車則駕駮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

下止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駮則大夫乘駒可知矣

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

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駮以止驂馬之外入有脅駮矣

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

言六轡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喪禮

喪期

衣冠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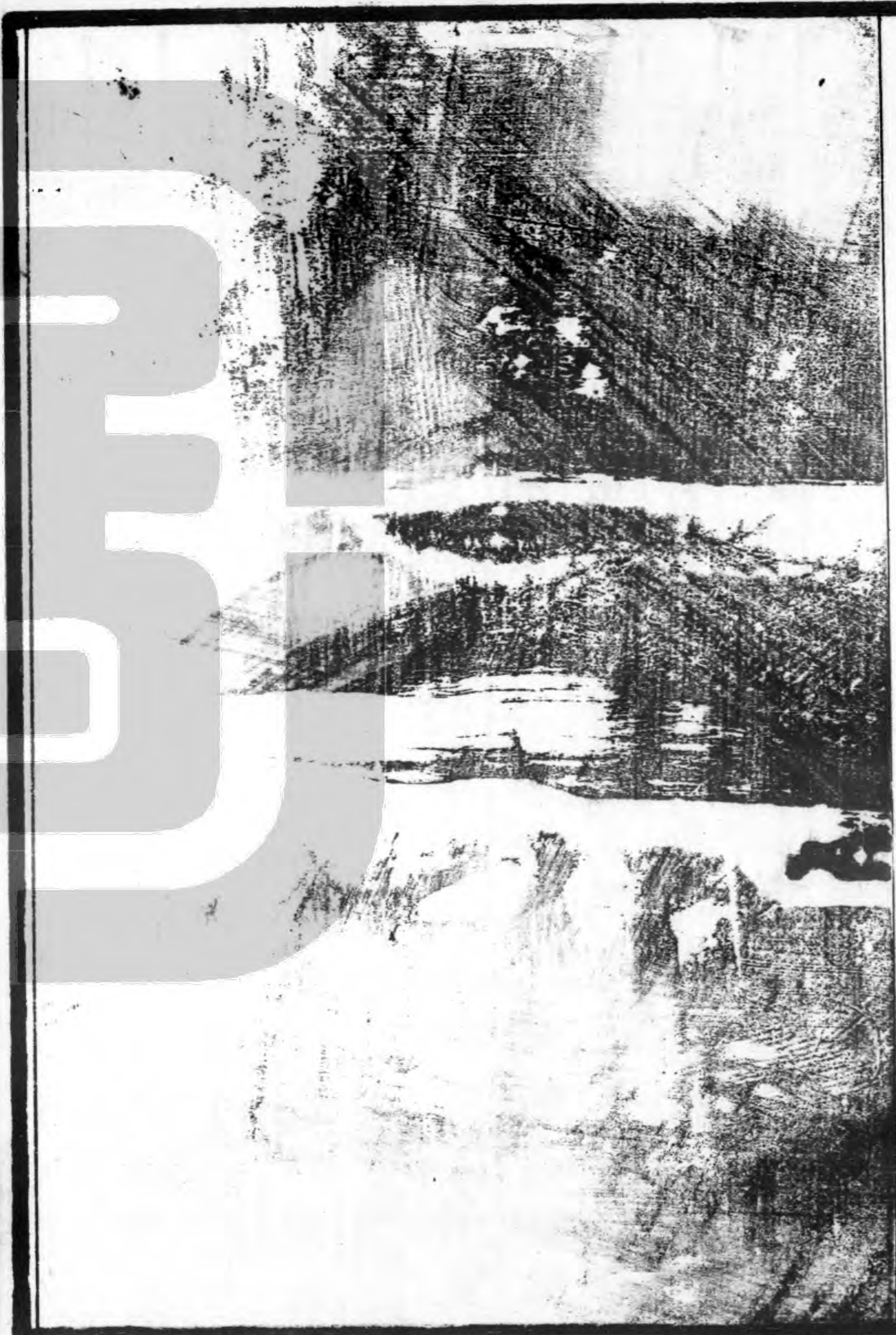
斬衰制

齊衰制

喪服祥禫月日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經衰裳帶履以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緦袒免之等三年



期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
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
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
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
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
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
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
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間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
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
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
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
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升三}義服^{升三}冠^{升六}受衰^{升六}冠^{升七}

齊服

降服^{升四}正服^{升五}義服^{升六}冠^{升七}受衰^{升七}冠^{升八}

大功

降服^{升六}正服^{升七}義服^{升八}冠^{升九}受衰^{升九}冠^{升十}

小功

降服^{升七}正服^{升八}義服^{升九}

總麻

十五升^{抽其}小功總麻^{冠升同}

舊說

斬衰

正服^三 義服^{有半} 冠^壯 受衰^壯 冠^壯

齊衰

降服衰^和 冠^壯 受衰^壯 冠^{八升父為母}

正服衰^壯 冠^壯 受衰^壯 冠^{九升父在}

義服衰^壯 冠^壯 受衰^壯 冠^壯

大功

降服衰^壯 冠^壯 受衰^壯 冠^壯

正服衰^壯 冠^壯 受衰^壯 冠^壯

義服衰^壯 冠^壯 受衰^壯 冠^壯

小功

降服^壯 冠^{升同} 無受

正服^壯 冠^{升同} 無受

義服^壯 冠^{升同} 無受

總麻

十五升抽其半 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之細如麻朝服而數則半之喪服曰有事其縷无事其總

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 八十

為升或言八十縷為宗布為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鄭氏改升為登不必然也大夫已上虞卒哭異月故既虞則受士虞卒哭同月故卒哭即受

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

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

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

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

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

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

其受也總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

為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而衰冠

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為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為不同耶至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多故王之大裘衣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吊服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經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則斬者其痛甚剡其哀殺也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長子妻服庶母不服斬而亦去斬者以其服三年而并言之也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三服斬衰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已斬衰皆絞帶菅屨特公卿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緹屨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車無等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之為大

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春秋之時齊晏栢子卒襄七年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鄭氏曰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縗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縗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縗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此蓋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由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為真先王之禮宜乎主肅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麤也斬衰固麤矣不曰疏者麤不足以言之也

竹筭不言惡櫛并言惡筭与此同意

齊衰言麤大功小功言功總麻言總

則人功漸著而總又加密矣疏屨亦謂之疏者此猶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乎疏衰之疏也父在為母期父卒為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得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特餘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闕而服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祥則是二十二而嫁矣以知是其父喪未闕猶為母期也子雖為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曰王者三年

之喪二謂太子與穆后也王為后期而去三年喪子達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為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間傳亦曰為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也

喪服祥禫月日

朞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聘禮士中曰禽二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上而祔玉藻士中武皆以中為間則士虞間傳所謂中月者其為間月可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為說蓋得之矣王

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既祥三日而
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
則善於是謂一十五日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
樂是不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
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軌謂是月
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
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徙月樂
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瑟笙歌間作而不縣既祥爲之
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
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
羊譏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
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間傳云大祥居復寢間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
惡室復殯宮之寢則禫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八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喪禮

括髮

免

髻

笄

竹杖

削杖

括髮



問喪曰親始死鷄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
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
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髡髮袒婦人髡于室
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
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
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髡括髮以麻
則小斂投冠脫髻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
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
髻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
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曾子
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
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蓋亦曰白布深衣也雖婦之

喪不可以考鄭氏改雞斯為笄纒謂始死將斬衰者
笄纒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
衰者骨笄而纒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
纒將小斂則去笄纒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
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
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為母括髮以麻與父同
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即位復位之時為母不括髮
而免以布與父異也儀禮男女奉尸俟于堂訖主降自西階
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經于序東
復位奔喪禮至家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髮袒降堂東
即位襲經絞帶反位皆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三
哭亦括髮袒成踊又哭明日朝也三
哭又其明日朝也奔母之喪西面哭括
髮袒降堂東即位襲免於又哭不括髮奔喪不及殯
先之墓括髮遂冠婦入門哭括髮袒於又哭三哭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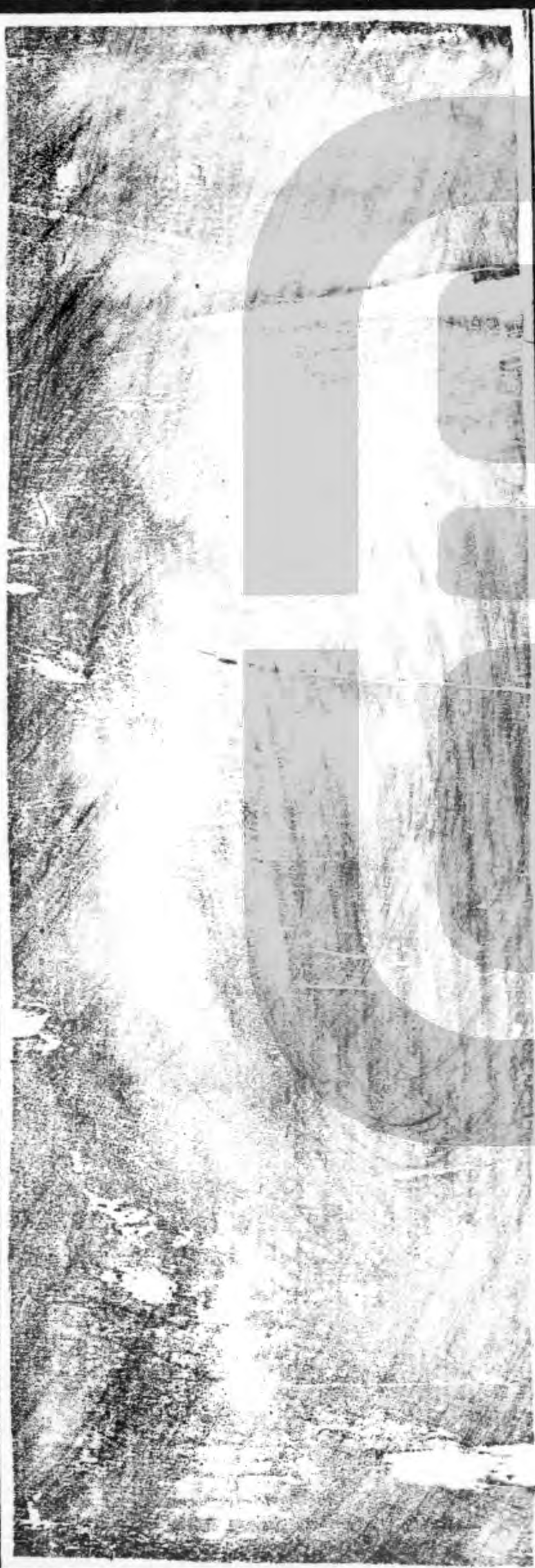
括髮袒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其義皆與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經雜記曰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經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耳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爲也不冠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睡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問喪曰禿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

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它邦則袒免歸則已大傳
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
子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
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
括髮為輕故為父括髮為母免於冠飾為重故緦小
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
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
小斂皆袒免是有常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
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疾也童子不免未可
加以成人之服也

髻



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緦箭笄髻衰三年女子子
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士喪禮
小斂婦人髻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髻散帶垂即位鄭氏曰此
以見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奔
喪曰婦人奔喪東髻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夫子誨之髻曰爾無總總爾無扈扈爾又曰婦人

髻而弔自敗於臺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纒大
紒曰髻釋喪服曰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
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
繞紒如著慘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母從從爾
不至於縱而高也無髻髻爾不至於卑而大也爾雅
曰卑而大髻則從從為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
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
婦人東髻又小記曰男子免于房而婦人髻則婦人之髻
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髻以麻矣免而
以布則髻以布矣髻以麻則斬衰也髻以布則齊衰
也小斂齊之髻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髻無笄矣女子
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孔子
言髻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髻有笄矣又儀禮言

髻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

髻皆終喪矣

孔穎達曰常服之髻不用麻布然則啓殯之髻雖在成服之

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
及於五世婦人之髻不及於大功者以髻不特對免
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秃者不髻以疾也弔者不髻
以踈也皇氏以麻髻布髻露紒為三髻然則髻雖麻
與布之不同其為露紒一也

笄



儀禮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喪三年傳曰：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筭有首以。睡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曰：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擲筭也。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齊衰惡筭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筭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睡蓋榛以為筭，然則喪筭有三箭筭也。擲筭也。折首筭也。箭筭擲筭長尺，折首筭長尺二寸。箭筭為重，擲筭次之。折首筭為輕。斬衰筭以箭，齊衰筭以擲。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則斬衰之筭以箭矣。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筭而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擲矣。箭筭惡不足以言之。

擲筭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擲以。檀弓曰：理而無文則擲。筭用。擲無。擲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以為筭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筭首，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筭有首，吉筭折首吉筭則父而不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於子故。吉筭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筭以終喪，則惡筭不終喪而吉筭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者而已。鄭氏曰：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觀古無字，則筭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齊貌若泉喪服有苴經有牡麻經傳曰苴經麻之有蕢者也牡麻者泉麻也爾雅曰蕢泉實也孫氏曰蕢麻子也蓋泉之有蕢者其色苴惡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反是故謂之牡麻苴經苴帶

以苴麻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經帶名之也杖之制不本其大如經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為父竹杖為母桐杖蓋竹之為物堅貞而不變桐之為物柔脆而易取為父斬為母齊斬者常伸而三年齊者或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斬衰皆杖為妻暮亦杖為長子亦杖暮服必杖而有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孔穎達曰婦人不杖謂童女也其授也有官周禮四師之類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之使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練則筮日筮尸視濯要經杖而已蓋杖所以輔病者也喪久而平則杖不用矣鄭氏曰大祥除喪杖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禮書卷第一百五十

喪服

經帶

絞帶

衰辟領負板之制

倚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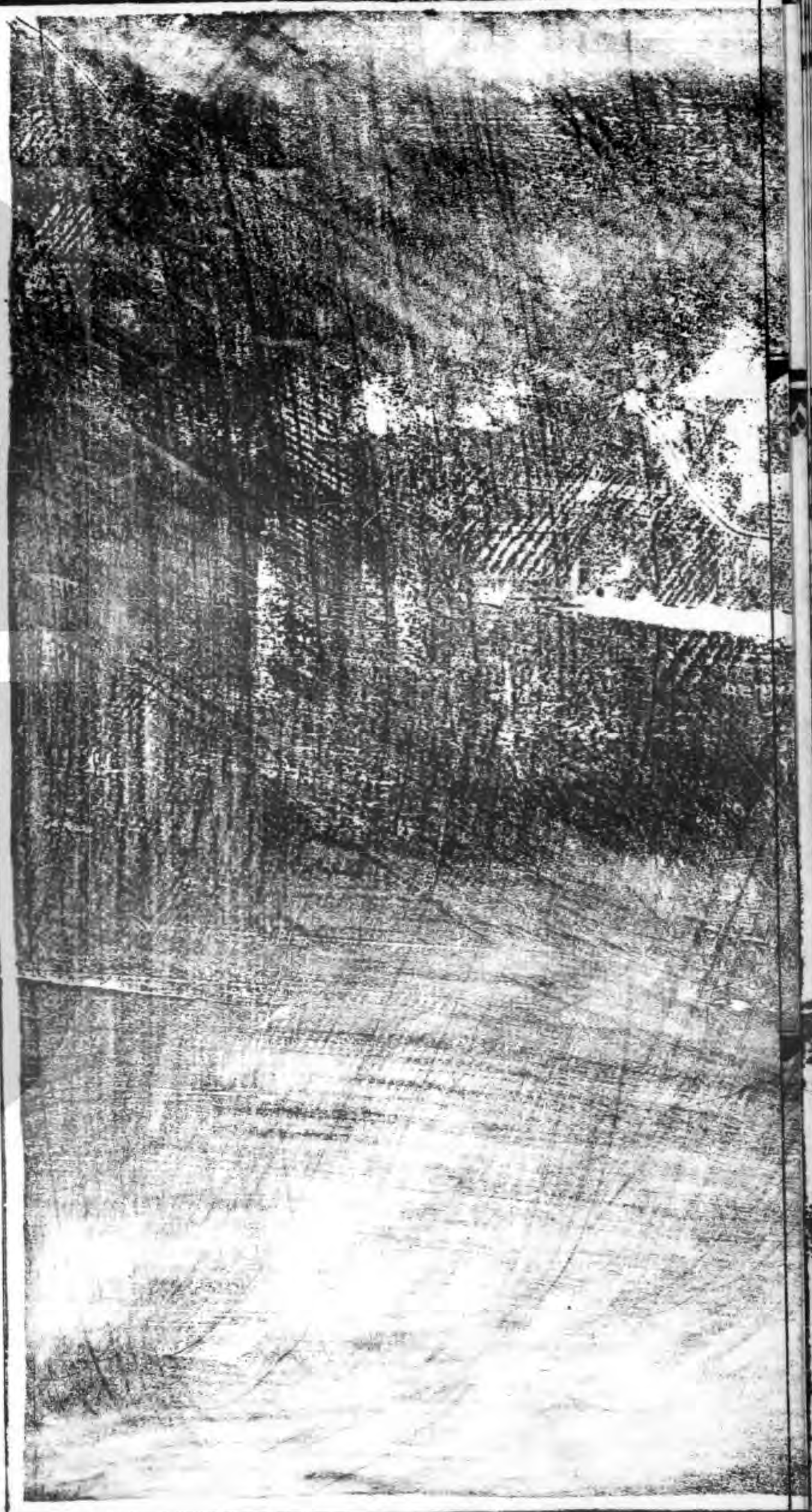
亞室

貴賤廬亞室之辨

含槨贈賻贈之別

從服

喪服有二帶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經帶
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經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經帶
之麻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
純本者其施之於身散者有不散者斬衰苴經齊衰



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經殤而小功澡麻苴者麻之有
黃者也牡者臬麻也藻者治葶垢者也苴色惡澡色
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
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
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
子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皆澡麻經帶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
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
小功以下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又曰小功之麻不
變大功之葛以有本者為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
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殤之在小功者
澡之下殤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為經以其在所
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為重以其本非小功也儀

禮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亦澡麻而
小記特言下殤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也儀禮正小功无
澡麻小記小功
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玉藻曰五十
不散送荀子曰喪之散麻則凡喪大斂以前既啓之
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有所不散帶則君弔免
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
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故摻垂殤之帶不摻垂
屈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屈反絞之與長中異乎其有
所糾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麻帶之別也記曰斬
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
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此練
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為其妻緦冠葛經帶

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衰辟領負板之制

儀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
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削殺也適
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當心辟
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去
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闊八寸兩

之為尺六寸也辟領及闊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
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則辟
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
三升

倚廬

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
室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又
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期而小
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

而牀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
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墻以為椽覆之以苫
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
見乎母是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
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之
外自洪已來於

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
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先儒
曰諸

子各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苫亂葛洪變除去屏
一屏

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
士廬前无屏葛說誤也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廬北戶柱
廬前屏也卒哭塗

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

所以即變也廬立於既歿先儒曰歿之明
日成服而立廬毀於既練寢

苦枕塊不說帶經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

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禮婦人

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聖室



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聖室也喪服既練舍外
寢鄭氏曰外寢聖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
聖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聖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

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既屋下則其屋兩下與廬

之倚木異矣不塗既則既祥聖矣爾雅曰地謂之聖或曰父

喪既祥而母亡嫡居父喪而祖父母亡嫡居祖父母喪

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父喪既

祥而母亡則毀聖室立廬是包輕也嫡之於祖所

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

弔者示尊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

別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

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

儒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歃粥立

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為人後者為父母

不杖則聖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

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

子父在為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為殯也則聞喪而不得居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疏親廬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士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床可也鄭氏釋宮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堊室賈公彥曰親謂大功已上疎謂小功總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蓋大夫貴矣雖與王疎不居堊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

曰士居堊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考也雜記大功居堊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蓋九喪與大喪異歟

含禭贈賻之別

玉貝曰含衣服曰禭車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蓋卒洗而含將斂而禭賻贈在既祖薦馬之後贈在櫃至邦門之時禭以遂之賻以覆之賻以助之贈以贖之則含禭贈所以送死而賻賻所以佐生也士喪禮卒洗實貝柱右顙左顙含若及時則敵者親含如魯相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事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禭在及事則士喪禮所謂君使人禭徹帷禭者入衣尸出親者禭不將

命以即陳庶兄弟祔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
牀上朋友祔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祔者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祔降授爵弁服
於門內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
玄端將命是也臣祔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而曰
君無祔者受之不以即陳也敵者曰祔而君於臣有
祔之者自敵以下皆曰祔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含
以玉士贈以兩馬大夫而上贈以乘馬祔雖以衣服
而有車焉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祔也贈雖以貨
財而有馬焉少儀所謂贈馬不入廟門是也贈雖以
車馬而有玉焉雜記所謂上介贈執圭將命是也祔
贈北面將命而賻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賻
賓東面致命是也祔賻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

士喪禮所謂摶受是也士喪禮祔贈不同日而雜記
謂含祔贈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
曰讀贈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
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贈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
春秋之時天王使宰父歸桓公仲子之贈徐使容居
弔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
幅此含贈贈之失禮歟

從服

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
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服問曰
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從重而輕為妻之父
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其公子之外兄弟從
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然則小記所謂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而所從亡則已者徒從也徒從非親也空從此以服之也屬徒非正親也旁從此以服之也然徒從有四妾服女君之黨子服母之君母妾子服母之黨臣服君之黨是也屬從有三子服母之黨妻服夫之黨夫服妻之黨是也徒從所從亡則已為其以人合者必斷之以義也屬從所從雖沒也服為其以天合者必厚之以仁也服女君之黨所從雖亡猶不已而記特言其已者舉大率言之也徒從不特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不特為已之母黨鄭氏特是二者以一隅言之耳

禮書卷第一百五十終



禮樂書後序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吾夫子刪詩定書之餘拳以贊

禮樂為務夏殷之禮類能言之

而以文獻不足徵為可惜周之

禮今用之則曰吾從周及其自

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世皆曰聖人約魯史修春秋

而不知華削本旨所以推行周
公之禮樂至賁周易則以上天
下澤之履雷出地奮之豫為天
地自然之禮樂而夏時殷輅周
冕韶舞無非宗廟之美顏淵亦
與聞焉嗚呼聖人討論禮樂至
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掇拾

後世者無幾宗
心攷古志意稽經講求
有用之學凡唐虞三代禮樂名
物度數與其所以制作之由靡
不具之圖說先儒疏義寸長片
善搜抉無遺非徒區區好尚奇古
務資博洽其命意則曰茲實聖
人斟酌帝王之典立萬世常行

之道形為器服寓於文字有天
下國家者推而行是則納民軌
物陶世雍熙有不難者矣吾閩
憲府僉憲前進士趙公宗吉先
生購求善本首命鏤梓于學賓
幕經歷前進士可行君知事前國
學貢士允中張君董成其事爰
謁序于翰林盱江伯生

虞公庶幾他日

朝廷采而用之則古禮可復今樂
可變甚盛舉也抑愚聞之禮樂
必俟君子君子學道則愛人昔
公西氏志宗廟會同端車甫為
小相則夫子與之子之武城聞
弦歌之聲則莞爾而笑今得人
憲府得賢遺文不隊抑可謂大

有功於聖明哉至正丁亥秋七月辛丑福州路儒學教授郡人林光大謹序



岐齟亂過庭之時先君樞密海以經學且語之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小戴二鄭去今逾遠群儒互相抵牾迄無成說吾鄉二陳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摧事辭於湮沒之餘訂正制度於殘缺之後義為之訓器為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宦南北未克斯志竭來假守盱江退食之暇閱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旋謁襲於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覩聞其子弟從南豐林薄遊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

本以至岐於是不惟自喜見平生未見之書且
得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
要削去二變四清之說尊君華國以爲不刊之
典真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之領袖也是不可
不並行於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
失之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神
遊目擊於禮書之日久厭飫而自得之矣是書
之成岐嘗朝焉夕焉以爲進學之地使人能三
復而玩味之心不苟思必依於禮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樂充之於氣而和平見之於行而篤敬
形之於語嘿進退而無非辟乖戾之習庶幾有
補於來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
陳岐謹跋

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
氏上自皇王以至我
宋本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分以三部
屏去四清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書

凡二百卷

建中靖國初

給筆札繕寫以進儲之秘府久而未彰

樂書
史君陳先生志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令
子冲校勘以廣其傳子冲自惟末學豈足以
窺前賢之閫奧隨文繹義補闕訂訛不敢
不盡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其文而亡其圖非
蕪陋之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迪功郎
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子冲謹書



